



中篇原创丛书

唇边童话

男人心中的童话，
三分童真，七分冷峻
读三分，不忍释卷，拊掌叫好
读七分，七情缱绻，品咂人生

肖克凡 / 小说精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曾原创作丛书

唇边童話

男人心中的童话，
三分童真，七分冷峻
读三分，不忍释卷，拊掌叫好
读七分，七情缱绻，品咂人生

肖克凡 / 小说精选

湖南文籍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唇边童话 / 肖克凡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8

(大风原创中篇小说丛书)

ISBN 978 - 7 - 5404 - 4186 - 9

I . 唇… II . 肖… III .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3403 号

唇 边 童 话

肖克凡 著

出版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谢不周 朱 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2.625

字数：280,000

ISBN 978 - 7 - 5404 - 4186 - 9

定价：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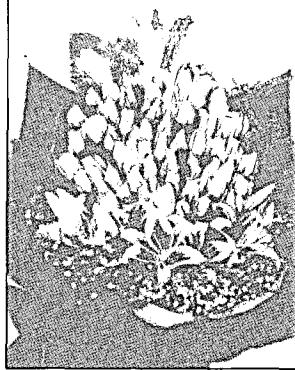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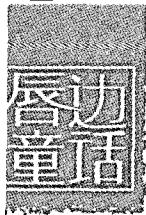
本社邮购电话：0731 - 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001/	美丽花环
052/	遥远的巴拿马
114/	孤岛史
175/	唇边童话
221/	赵浦的桥
262/	人生ABC
301/	孩儿滩秋景
356/	何处天堂





美丽花环

1

这显然是一个外地男人，一身灰色休闲装，鹿皮鞋，头发乌黑，皮肤白皙，说话也很温和。这种保养良好的外地男人你很难判断他的年龄，年近四十年近五十甚至年近六十，都行。自从兴起染发剂和换肤霜，年龄便成了谜语，谜底只能是未经篡改的身份证件。

站在柜台前的外地男子扶了扶金丝眼镜问红梅，你怎么光卖杂牌子方便面呢？然后说出几个著名方便面品牌。红梅连连摇头，说没有。外地男人无奈地耸了耸肩膀，这是一个

非常西化的动作，在外国电视剧里经常见到。不知为什么，乡镇女子红梅对这位一大早儿便光临她小卖店的顾客很有几分好感，表情随之局促起来。

我这儿的东西主要供应本镇居民。方便面要是超过一块二，那就没人买了。名牌方便面太贵，进了货只能当摆设供着。红梅主动交代着经营情况，好像犯了什么错误。

文质彬彬的外地男人买了一盒火柴，说大城市很难见到这种东西，全用打火机了。买了火柴红梅趁机向他推销香烟，说有火儿哪能没烟啊。外地男人极为坚定地说我从来不吸烟的。

手里捏着一盒泊头牌火柴，外地男人很帅地走出红梅小卖店。红梅注视着他的背影，怀着景仰心情。

我真是自不量力。北京人啊上海人啊才管别处去的人叫外地人呢，我一个小镇女子凭什么叫人家外地人呀，人家是大地方人。

红梅经营的这个小卖店是典型的中国北方乡镇杂货铺，这里刨去人口什么都卖。去年有业务员来推销超薄安全套，红梅红着脸上了一盒中号的。没过几天就被路经此地的一个东北司机买走了，直奔县城洗浴中心。

看来，这种摆不上农村台面儿的货色还是很好卖的，也最赚钱。可那位推销安全套的业务员再也没露面儿，从此断了货源。

柜台上摆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主要为了看天气预报。小卖店的生意跟天气密切相关。天冷了，喝啤酒的就少，小肉肠儿反而卖得快。

缺钙李扎煞着双手跑进来，嚷嚷说买一盒洋火。红梅纳闷儿问他怎么不用打火机了。缺钙李大声说，那大地方的男

人在你这儿买了一盒洋火，我跟着学呗。有朝一日我学成大地方人，你就相中我啦。

红梅不愿搭理缺钙李。这男人整天缩脖子肩，跟缺钙似的，因此得了这个绰号。起初缺钙李跟红梅的丈夫吕晓缸一起去县城玩体彩，好像随时都要发财。后来吕晓缸造假冒领大奖未遂，跑了。缺钙李回到镇上，目光瞄准了红梅。红梅知道他心思，想趁人家丈夫不在玩人家媳妇。缺钙李多次啧啧称赞，说外面小姐的奶子十有八假，红梅那两座小山儿是真的，绝对珠穆朗玛。红梅心里明白，缺钙李说她珠穆朗玛不是因为高，而是难以攀登。

她暗暗承认自己有一对好奶子，又白又大又挺。她听说大地方女人花钱买丰乳霜，天天涂夜夜搽，盼望膨胀起来。可平板儿照样儿平板儿。奶子这东西，天生。

我知道你喜欢大地方男人。站在柜台外面缺钙李色迷迷地盯着红梅胸脯说，可大地方男人看得上你吗？人家买了一盒洋火就走了。红梅你面对现实吧，吕晓缸没音讯快半年了，你别守活寡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千万不要委屈自己。你听过“百岁歌”吗？我念给你听听。

零岁哭着出娘肠，十岁灾荒断了粮，二十还是睁眼瞎，三十光棍没对象，四十攒钱去嫖娼，五十犯罪抢银行，六十瘸腿出了狱，七十偷钱打麻将，八十结婚娶母羊，九十不死就火化，一百岁挂在墙壁上。

一口气念了“百岁歌”，缺钙李竟然伤感起来。你说人活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红梅？红梅低头说，人活一辈子没意思可也得活着呀。是啊，你二十八就做了媳妇当了娘，我今年三十九了还没对象，这就叫坐轿的不懂行路苦，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缺钙李能说会道口才好，这与他干过半年传销有关。正是由于这半年时光，他彻底成了小镇穷汉。穷汉却想吃好奶子——缺钙李认为这恰恰是男人气概。面对天鹅，男人有时就是癞蛤蟆。

面对癞蛤蟆，红梅养了一只小狗儿，心里催促这畜牲快快长大，充当贴身保镖。农村人管小狗儿叫畜牲，从来不叫宠物。红梅给小畜牲取名钉钉。

又瘦又小的钉钉围着红梅脚下转悠，一时还难以担当驱逐缺钙李的神圣职责。这时，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一步迈进红梅小卖店，使劲咳了一声。红梅抬头，惊诧地叫了一声爹。

缺钙李趁机溜走了。

这时临近中午，红梅问爹吃了吗？红梅爹根本不睬女儿，目不转睛盯着电视里正在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南方一家肉联厂从农村大量收购病死猪肉制作火腿肠午餐肉什么的。

红梅爹突然嘿嘿笑了，嘴里却没有喷出酒气。素常一天三顿饭爹爹离不开烧刀子的。一大早儿喝二两酒叫漱口；晌午半斤，称为润嗓；天黑了才叫正式喝酒，一斤打不住。红梅娘一旦阻拦，必然受到大巴掌抚爱。红梅爹的大巴掌尽管不比泰森的重拳，红梅娘还是多次倒地不起，“数八”也没用。

不喝酒的时候，红梅爹是天下头号好脾气，喝了酒就是天下头号浑蛋了。大晌午了爹爹来到镇上竟然没喝酒，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嘿嘿，大地方的人就是大惊小怪。如今哪家乡镇肉肠厂不掺病死猪肉啊？曹老三在县城里炸馓子使的是地沟油。红

梅爹自言自语着，似乎对中央电视台曝光病死猪肉事件极为不屑。你知道集市上卖酱鸡的二栓吧，那小子一年用多少瘟鸡啊。

红梅不认识瘟鸡二栓，也不晓得地沟油曹老三。她只知道丈夫吕晓缸去向不明，这远远比病死猪肉严重得多。

拿出一瓶白酒，红梅掀开冰柜寻找着“速冻水饺”。其实所谓速冻水饺是她自己包的，有猪肉芹菜馅有羊肉萝卜馅有牛肉大葱馅，放进冰柜冷冻一下就成了名牌“速冻食品”。她问爹爹吃什么馅儿的。爹爹说只要不是病死猪肉的，什么都行。红梅还是替爹爹选择了羊肉萝卜馅的。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什么馅好什么馅孬，她心里最清楚。

有酒有饺子，爹爹就天堂了。酒菜酒菜，以菜佐酒那是庸常之辈。真正的酒鬼不吃菜，干喝。爹认为吃菜分散了喝酒的精力，委实划不来。红梅撅着浑圆的屁股在煤炉上煮熟了一锅饺子，爹爹站在小卖店里已然喝光一瓶烧刀子。

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爹爹伸手捏了一个扔进嘴里，没嚼就吐了出来，烫得托在手心里。红梅并不觉得爹的举止粗鲁，农民嘛手指头就是筷子。丈夫吕晓缸更没出息，有一次吃糖饼还烫了脖子。

就这样站在小卖店里，一只手端着盘子一只手捏着饺子，爹吃了起来。他嘴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很惬意的。红梅站在一旁观看着，心里颇为满足。爹吃得极快，一眨眼工夫成了一只空盘子。然后他打了一个饱嗝，翘起小手指头开始剔牙。

红梅问爹喝不喝茶。爹不理会，却朝女儿伸出一只手。你有五十块钱吗给我。红梅顿时警觉了，走到柜台后面从木匣子里抽出一张十元面额钞票说，您要钱干吗，我叫一辆摩

托车驮您回村吧。

爹一步上前从女儿手里抻去钞票说，我要钱自有用项，你怎么才给十块啊真不孝顺。

手里握着十元钞票迈步走出小卖店，他突然返身望着女儿，满嘴酒气地说了一句——你娘病啦红梅。

追出小卖店红梅冲着爹的背影大声问，我娘到底怎么病啦？

缺钙李及时凑上来嘿嘿笑着说，你爹找你要钱不是给你娘看病，你爹拿钱去给黄寡妇买镯子啦。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红梅又气又恼转身跑进小卖店。

缺钙李跟了进来。对，我什么都知道，我还知道你屁股上有一颗痦子呢。你别跟我急，这是你丈夫吕晓缸主动告诉我的。

2

红梅关了小卖店，拎着一只花布包袱离开镇子向娘家村子走去。她细腰长腿，走起路来扭腰摆臀犹如风拂柳枝儿，不经意间便招来男人们目光。初秋时节，出了镇子越走越绿，不远就是黄寡妇的村庄。红梅对爹给黄寡妇买镯子的消息将信将疑。男人一旦喝了大酒，往往不贪大色了。再说爹穷得连酒都喝不起，哪有闲钱去给野花添彩啊。

必须经过黄寡妇的村庄，红梅心里紧张起来。回头看见小狗儿钉钉紧紧跟在身后，心情宽松了几分。

黄寡妇娘家不姓黄婆家也不姓黄。她曾经外出打工两年，五湖四海学会了一肚子黄笑话，回乡之后专门说给男人们听。她讲一段儿就好像扔出一颗爆笑原子弹，扔出一颗爆

笑原子弹就好像掀起一股爆笑冲击波。男人们笑得脸僵腿软肚子疼，回家讲给自己女人听。女人听罢羞得骂一声缺德，低头吃吃笑着。如此神通广大，人送美名“黄寡妇”。

黄寡妇的黄段子几经流传，红梅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当时便臊得面红耳赤。那段子真黄，直逼见不得人的地方。不过也真逗，谁听谁笑。红梅认为这种黄段子不是凡人编的，只能介于鬼神之间。黄寡妇究竟是鬼是神，那可不好说了。

这几天黄寡妇的排场愈来愈大，竟然有一辆辆小汽车驶进村子停在她家大门外，进进出出都是乡镇干部模样的人，据说是来取经的。他们究竟来取什么经呢黄寡妇又不是尼姑。红梅这样想着，沿着小路走进村庄深处。

黄寡妇家门前果然停着一辆黑色小汽车。红梅不懂得它叫奥迪，只叫它“四圈儿”。一胖一瘦两个男人兴高采烈地从黄寡妇院里走出来，争先恐后掏出手机。胖的问瘦的，那三个黄段子你都记牢了吧？瘦的点头表示记牢了，然后小学生背诵课文似的大声复述起来。

“一位小姐去海边游泳，有一只好色大虾一头钻入小姐下身，而且愈钻愈深。小姐疼痛难忍，穿着比基尼泳衣跑到医院。急诊值班医生是个男的，决定立即动用手术钳子将大虾从小姐阴道取出。可无论如何也取不出来……”

红梅一听“阴道”二字，立即加快脚步从小汽车前面走过。那瘦的继续凝神复述着，胖的一边听一边往手机里录入，这场面紧张而忙碌。

走远了，红梅已经听不清后面的内容了。她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乡镇干部们为什么一拨拨跑到黄寡妇家里来取这种歪经。这年月好像全乱套了——馊窝头变成香饽饽，垃圾堆变

成藏经阁。兴许，黄寡妇就这样成了圣人。

身后的钉钉没了踪影，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唉，这年头连小狗儿也爱听黄段子，人就不用说了。

临近娘家村子，红梅看见村支书从果园里跑出来，红头紫脸的样子。村支书身后跟着二头，哈巴狗儿似的。

村支书大声说，二头你这段子太好啦，这几天我搜集了二十几段儿就数你的“炮兵打靶”最精彩！这下我就能跟乡长交差啦。

说着，表情亢奋的村支书跨上摩托车，一股烟儿走了。

二头望着村支书远去的身影，满脸轻蔑的表情。红梅觉得好笑，一只哈巴狗儿眨眼之间就变成一只大老虎，男人们活得实在太可怜了。她随着叫了一声二头哥，二头转过脸来笑着说，红梅你看这年月当个小芝麻官儿多不容易啊。上头要啥你就得送啥，还不能误了时辰。乡长找村长要黄段子，这可比要烟要酒难多了。好烟好酒花钱有地方去买，可黄段子不好淘换啊，还必须新鲜，旧货不行。

从疾驶而去的村支书联想到门庭若市的黄寡妇，红梅觉得黄段子的行情好比一只牛市股票，一路狂涨，令人摸不着大门。二头哥，村支书找你淘换黄段子干什么？

二头介绍说，新近调来的县委书记据说爱听黄段子。新官上任，各乡各镇送什么？先送黄段子呗。听说一文化站干部献上几段国货精品，马上调到县委宣传部去啦。下面一听就跟火燎腚似的，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掘出优秀黄段子献上去。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到谁头上也不好啊。

怪不得黄寡妇走红了呢，敢情县委书记给她带来了行情。红梅问二头，上面喜欢黄段子下面送黄段子，上面要是妖魔鬼怪下面就送童男童女啊？

二头笑了笑，说如今太平盛世哪有什么妖魔鬼怪啊，便转身走进果园干活儿去了。红梅继续朝村里走去，心里还在想象着那位县委书记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她想起了电视剧里的牛魔王。

这果园里的二头其实是红梅的亲哥。小时候他过继给大伯，于是成了红梅的堂哥。无论亲哥堂哥，反正从一根娘肠里爬出来的，红梅心里跟二头很亲。当年她出嫁，就是二头去送的嫁妆。有哥，就是比没哥强。

娘家村里死气沉沉，鸡不鸣狗不叫的。年轻人一个个都跑到大地方打工去了，好像一株株移栽而走的小树。老人们蹲在家里，不声不响好像这样特别节省粮食。这几年种庄稼的愈来愈少了，今年麦子就涨了钱。

缺钙李也不种庄稼。有时他跑进红梅小卖店瞎聊胡侃，说十年之后买一瓶水要一百块钱，买一斤米也要一百块钱。红梅不信，说即使中国缺粮缺水也不至于那么邪乎吧。缺钙李便讥笑红梅头发长见识短不懂天下大事。

看来缺钙李不光好色，还喜欢地球呢。这样想着红梅穿街过巷走进娘家院子。篱笆院里三间破屋，悄然冒着穷气。一只老母鸡当院站着，傻不拉叽的。屋里传出娘的呻吟，问谁来了。红梅走进屋去看见娘躺在炕上，心里说娘真病了。一年四季无论何时娘都闲不住。一旦躺倒那一定是扛不住了。红梅凑近叫了声娘。娘掩饰着说，我一犯困就睡着了，真是愈老愈没出息啊。

其实娘并不老，虚岁五十五。红梅拉住娘的手，冰块儿似的。娘翻身坐起，做出极其硬朗的样子。红梅细看娘的面孔，焦黄焦黄的颜色。您吃药了吧娘？娘说没病吃什么药，然后就催促女儿回去，说扔下小卖店的生意可不好。红梅坚

决认为娘病了，只是不知她病在哪里。这时小狗儿钉钉进屋了，转悠一圈儿又跑出去了。

小莓在自己那屋里玩呢。娘有气无力说着。小莓是红梅的女儿，六岁。红梅立即从这屋跑进那屋，一眼看见小莓趴在窗台上睡着了。她抱起女儿亲了亲脸蛋儿，轻轻叫了声宝贝儿。

独自开着小卖店，红梅只好把小莓放在娘家。娘把她拉扯大了，接着又替她拉扯小莓，真辛苦啊。这时红梅湿了眼窝儿，抱起小莓回到娘屋里。

娘正在梳头，连声说没事儿。红梅看见躺柜上摆着半碗凉稀饭，伸手摸了摸娘的额头。

您有点儿发烧啊娘，您晌午吃饭了吗？

不发烧。娘朝着红梅笑了笑。小莓突然奶声奶气说，晌午我吃了一碗鸡蛋羹。姥姥没吃，她还呕吐啦。

您呕吐啦娘？您告诉我您到底哪儿不舒服啊！红梅着急了。

告诉你没事儿呢，我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哎，吕晓缸有音讯了吗？

红梅摇了摇头注视着娘的脸庞。您的眼珠儿怎么也发黄呢娘？

嗨，前村出了一个黄寡妇，她一天到晚给男人们讲黄笑话赚钱，这一准是她把黄色传染出来，就算我倒霉呗。

娘说话竟然这样机智。红梅吃惊地注视着母亲，不由流下泪水。

你眼睛长得这么好看掉什么眼泪啊！你赶快回去照应小卖店吧，十天半月你也不用回来看我。你走吧你走吧，我要有事儿就让二头去镇上招唤你。

院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是爹。爹走进堂屋极其霸气地说，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只小野狗，让我一脚就给踢死了，拎回家来炖着吃！

红梅迎出去一眼看见钉钉的遗体，哇地哭了起来。

3

二头果然来镇上找红梅了。没进小卖店他跟缺钙李聊了起来。其实二头原先不爱张口，不知为什么改了常，话多了。他说起“炮兵打靶”的黄段子非常得意，仿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宣读博士论文。没想到缺钙李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黄段子不值钱了这几天已经没人搭理黄寡妇啦。二头一下子减了兴致，没话了。

迎出小卖店红梅叫了一声哥。二头眨着一双小眼睛让红梅给他拿一盒烟卷儿。红梅转身进去给他拿了一盒“小红梅”，这是她小卖店里最贵的烟卷儿。二头灵机一动说，红梅你应当状告这家卷烟厂侵犯你的名誉权，找它索赔百八十万人民币也不多。

红梅心怀忐忑，急忙问家里有什么事情。二头点燃“小红梅”吸着说，你娘病了，我是瞒着她来给你送信儿的。你爹还是天天喝酒，他拿那张小狗皮做了一双耳套，说冷天戴着特别暖和。

娘病重了，爹照样喝酒而且还拿钉钉的皮毛做了一双耳套，这两个消息令红梅哭笑不得。当即关了小卖店，红梅请求二头一起帮她把娘送到县城医院。二头躲闪着说果园里还有活计，既不像亲哥也不像堂哥。缺钙李当即挺身而出报名，而且态度非常诚恳。红梅当场谢绝了，转身就跑。到了

镇口花钱雇了一辆摩托车驮着她，朝着娘家疾驶而去了。

娘果然病重了，脸色晦暗躺在炕上好似一截枯树。爹三天没影儿，不知醉在黄寡妇家还是黑寡妇家了。红梅看到娘病成这样子，反而没了眼泪。她掏出钱包对母亲说，您看我把钱全带在身上啦我现在就去找车送您到县城医院。

娘有气无力告诉她，这几天把小莓放在二头家里了。红梅这才想起自己的六岁女儿。蹲在灶前她搂了两把秫秸给娘烧开水，然后起身跑出去了。

她先到二头家里，说了一堆好话托咐二头媳妇继续照顾小莓。二头媳妇应承了，不冷不热的表情。她又跑到村委会找车，说送娘去县城看病。红头紫脑的村支书打量着她说，红梅你越长越俊啦。

村委会没车，只能挨家去问。村支书要红梅先交二十块钱，说如今哪有学雷锋专业户啊，你总得给人家业余雷锋几个汽油钱吧。

您说的都是实情。红梅毫不犹豫地交了二十块钱说，是啊如今没有专业雷锋。村里能够找到业余雷锋就知足了。

村支书手里捏着钞票说，我知道你娘病得不轻，就这样你爹还逼着你娘给他缝了两只狗皮耳套呢。好啦，全看你红梅的面子我派大柱子开车送你们去县城医院吧。

红梅觉得村支书红头紫脑的模样，却有几分良心。她道了谢跑出村委会，以为娘有救了。

大柱子嘟嘟嘟地来了，驾驶着一辆农用三轮车。这种农用三轮车俗称“狗骑兔子”，行驶起来如同狗奔兔窜，颠簸至极。红梅细心地在车里铺了一层麦草，再铺上一床褥子，扶着娘上了车。她给娘身上围了一条棉被，说您坐着吧躺着颠坏了腰。

娘围着棉被坐在车里气喘吁吁说，梅呀，吕晓缸在家还能帮你一把，我这不是拖累了你吗。

您没拖累我，您就是拖累了我，我也一百个愿意。红梅给娘头上裹了一条红围巾，又给娘怀里塞了一只热水瓶子，然后嘟嘟嘟上路了。

她坐在娘身旁。从村边果园驶过没有看到二头的身影。从镇里小卖店驶过她心儿一颤，很有几分伤感。去县城只有三十公里，她却觉得遥遥无期。

终于到了。县城医院不许“狗骑兔子”开进院子，说小轿车可以，农用三轮车不行。大柱子受到歧视气得脸色泛白，只得猫腰背着红梅娘跑进门诊大厅。红梅娘受到感动低声夸赞着大柱子，说你比二头还强呢。大柱子瓮声瓮气说，我收了您二十块汽油钱，背您一回也是应该的。

住进四楼内科病房九床，一小护士命令红梅去交押金。红梅拿着单子到了收费处，说三千。

交了三千元押金，小护士立即吊瓶子给红梅娘输液。娘躺在九号病床上感慨道，钱真是开路神啊，怪不得有人冒死抢银行呢。

为了逗乐儿红梅对娘说，兴许吕晓缸就抢了银行，这会儿正藏在地洞里数票子呢。

红梅你别瞎说。吕晓缸好歹是你丈夫，再说他也没有抢银行的胆量啊。然后娘故作轻松地说，打针吃药吊瓶子输液住几天医院我的病就好啦。

半夜里，病房八床住进一个女病人，哭哭啼啼絮絮叨叨，好像精神受了什么刺激。陪床的胖大嫂显然不是患者亲属，满脸事不关己的表情。护士来给女病人打了镇静剂，渐渐安静了。胖大嫂寂寞难耐搬着凳子凑到红梅身旁，小河流